

I222.742

D38

3

李商隐诗译注

〔香港〕邓中龙

下册

岳麓书社

校外 赠书



A0829565

四 皓 庙

羽翼殊勋弃若遗，皇天有运我无时。
庙前便接山门路，不长青松长紫芝。

【题解】 四皓辅佐汉高祖的太子刘盈，待其羽翼既成，遂飘然而去。作者于此史事，有所感触，因而慨自身之生不逢时，既不能建功于朝廷，亦无力抽身而归隐。率意之作，实不须强拉时事，任意牵附。

【词释】 （一）羽翼殊勋弃若遗二句。羽翼殊勋，指四皓辅导汉高祖之太子刘盈，待其羽翼既成，遂飘然而去。弃若遗，言其不恋朝禄。程梦星曰：“史，惠帝既立，不纪于四皓有何恩泽，颇疑其失载耳。如义山此诗，则是如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听之还山矣。义山多见僻书，‘必有所本。’按：如此推论，则所谓四皓，也不值得为之立庙了。且四皓未入汉廷之际，早已在地肺山隐居，年皆八十有余，须发皓白，也早已写过“晔晔紫芝，可以疗饥”的诗，又怎会贪图人间利禄呢？皇天有运：此言皇天赐予四皓以最佳的运会。四皓早已“非义不动”，他们之所以不仕汉高祖的原因是“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史记·留侯世家》）他们之所以终于出而为太子刘盈的侍臣，原因乃在留侯张良多病辟谷，杜门不出，因而设计以致四皓，令太子卑词厚币，以请四皓出，而令高祖有感于太子之“恭敬爱士”（同上引）。严格说来，请四皓出而辅太子的事，应该说是一种机运。故称“皇天有运”。至于“我无时”，则任何人都知道，李商隐的一生，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是有运的。这

里所说的“无时”，不必拉扯到太子废立的大事上去，就李商隐来说，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会有那种“时运”，在他心目中的时运，不过是做一个大于六七品的京官罢了！

（二）庙前便接山门路二句。山门路，凡任何寺庙之前的路，都称为山门路。青松：高松入云，可作栋梁。此处取可作栋梁之意。紫芝：四皓所作的《紫芝之歌》，中有云：“晔晔紫芝，可以疗饥。”紫芝只可作为疗饥之物。四皓庙前，不长青松长紫芝，也就是象征着青云无路，退隐可期。但以李商隐当时的环境来说，只怕“退隐”也不可期吧？商隐的一生，是为稻粱谋的一生，如何可以退隐呢？

【语译】

成就了羽翼汉太子的盖世殊勋，

这四位须发皆白的高士啊！

都毫无顾恋地弃之若遗。

是谁成就了他们的殊勋？

是皇天，

是皇天安排了这一机缘。

相逢于皇天对四皓的眷顾，

我只能叹自己生不逢时。

看吧！

庙前连接着长长的山门路，

可惜啊！

看不到高可参天的青松，

却只见仅可疗饥的紫芝。

【分析】在古代，有许多所谓的“高士”，其见于载籍的记述并不多，多数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偶然有事于王侯，也多数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有如本诗所咏的“商山四皓”一样。严格而言，为这一类的高士吟咏，实在大可不必。李商

隐为四皓写诗，一首还不够，还要写两首，那就注定是吃力不讨好了。“本为留侯”那一首，已经写得毫无意义，如今再写第二首，自然也好不到那里去。就四皓来说，羽翼一位像惠帝那样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为野心勃勃的吕后，培养一个可以专政的工具，这根本说不上是“殊勋”，所以，“弃若遗”，也并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而想要从四皓之羽翼太子刘盈，拉扯到商隐本身，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可怜的诗人在无可着笔的情况下，只好用“时”与“运”二字，将自身与四皓比附在一起。但即使如此，也不过是一个“有时”，一个“无时”，如此而已。实在拉扯得不像话，只好一笔拉开，说到庙前的山门路，不长青松长紫芝，勉强作结，也好令无话可说的评释家，来一句“感愤之词”（何焯语），或者是“借古发慨”（张采田语）。

平心而论，这不大像诗，更不要说是好诗。

本诗，冯编开成二年（八三八），另一首（本为留侯）冯编会昌六年（八四六），岑仲勉以为“此种诗无宁同人不编年类”（《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丙·欠稿》）。笔者从岑氏之说，惟“本为留侯”一首应在“羽翼殊勋”一首之前。

北 禽

为恋巴江暖，无辞瘴雾蒸。
纵能朝杜宇，可得值苍鹰。
石小虚填海，芦钆未破罂。
知来有乾鹊，何不向雕陵。

【题解】 此诗应作于东川幕府。商隐自北方来，居东川梓州柳仲郢幕，题曰“北禽”，用以自况也。近人王汝弼、聂

石樵合著《玉谿生诗醇》，在本诗后有这样一段话：“北禽这一诗题，是动物的拟人化，实际就是自己的身世写照。”这一看法很适当。商隐一生，文名早著，而仕途多蹇，东西飘泊，寄食幕府，无非是有赖于幕主对他的赏识；无奈时逢乱世，小人当道，在梓州幕以前，有好几次的幕府生涯，都是由于那些幕主，或去世，或被贬，而连累到自己之被逼免职。这样的生活，他早已过惯了。可以说，无论到何地任职，他都会充满了一种忧谗畏讥的心理；但谗虽可忧，却不可避；讥虽可畏，却也难防，这么一来，诗人竟是连明说的勇气都没有了。题为“北禽”，化作禽言，而实际上，凡了解李商隐遭遇的人，都知道他想要说的是什么。

【词释】（一）为恋巴江暖二句。巴江，在此乃泛指巴地的江水。其实，诗人亦可用“东川”，但以东川一词，包括了川东所有的土地，故以用“巴江”与题义较贴切。

（二）纵能朝杜宇二句。杜宇，传说中称古代有人姓杜名字，据蜀称王，号曰望帝。杜宇死，其魂魄化为子规（即杜鹃），竟夕哀啼。按：本句用“朝杜宇”，应系暗喻随柳仲郢来东川事。苍鹰：在古人诗中，“苍鹰”通常以喻酷吏，惟在本诗中，则不宜如此落实。商隐一生，虽沉沦下僚，却未受过酷刑，可是，他时时刻刻都得防备各方面运用明枪暗箭的方式，对他的谗言和诬陷。本句中的“苍鹰”，应是指此类人。

（三）石小虚填海二句。《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衔微木，志欲填沧海，自是劳而无用，虚有此志，故曰虚填。芦：芦叶。钊：锋利。矰：尾端系有丝绳的短矢。《淮南子·修务篇》：“夫雁衔芦而翔，以备矰弋。”衔芦而飞，乃以御矰缴，令不得截其翼也。本

句之意是说：雁虽衔着锋利的芦叶而飞翔，终不能破矰缴，致难免受到伤害。

（四）知来有乾鹄二句。《淮南子·汜论》：“乾鹄知来而不知往。”（高诱注：乾鹄，鹄也。人将有来事忧喜之征则鸣，且知来也。）《西京杂记》卷三：“陆贾曰：……‘乾鹄噪而行人至，蜘蛛噪而百事喜。’”《淮南子》作“乾鹄”，一般均作“乾鹄”。乾，读如干。知来，犹言预知未来。雕陵：《庄子·山木》：“庄周游雕陵之樊，睹一异鹄自南来，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言触及庄周的额角）而集于栗林。周执弹而留之（言执弹在手而尚未击出），睹一蝉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犹言举臂）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鹄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本联之意是说：乾鹄知来而不知往，何不向雕陵地方去欣赏一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异景，从而领悟到世间祸福总是相生相克的道理呢？

【语译】

为了贪恋巴江地区的温暖，
它无惧于山岚瘴气的煎熬。
就算能朝见川中的杜宇，
可也得小心那袭击禽鸟的苍鹰！
它仿佛是衔石填海的精卫鸟，
可惜石小力微，
填海的美梦终归于虚幻；
它又像衔芦远飞的大雁，
但芦叶虽锋利也难破矰缴，
到头来，总难免成为别人的点心。
即使它的智慧能比得上知来的乾鹄，
我仍然希望它：
到雕陵地区去见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光景
是多么动魄惊心！

【分析】 不敢直言人事，乃借禽以自喻，于此，已可窥见作者的心境是何等悲凉。纠缠几十年的“牛李党争”，把一个极富才华的李商隐，折磨得伤鳞折羽，一生沉沦。他不懈地追求理想，追求美好，却也不断地失望，不断地落空。久而久之，在他的心灵中，充满了严重的失落与空虚，从而在他的诗歌中，便弥漫着一片迷离惆怅的朦胧境界。以本诗而论，题为“北禽”，所写的包括杜宇、苍鹰、精卫、孤雁、乾鹊等不同的鸟类，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知道他自己是在扮演什么角色。他把自己比之于衔石填海的精卫，他也把自己比之于衔芦远飞的孤雁。小石终不可能填平大海，而衔芦远飞的孤雁，也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一切不可预知的袭击，到最后，至于要知来的乾鹊，去雕陵去领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的一幕“物固相累”的悲剧。由此可知，诗人对于这个社会的物类相残，有极深刻的体会，也有极深刻的恐惧。末句“何不向雕陵”，蕴藏了多少寓意！鸟类世界，有得美荫而忘其身，见得而忘其形，见利而忘其真；至于说到人类世界，忘身、忘形、忘真之事，自然就更复杂了。防不胜防，避无可避，处身在这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究将何以自处呢？诗人没有回答，也不可能回答。因为，这只是一个悲剧，一个永恒的悲剧。

历代注释家，均认为此诗为不得意寄托之作，或忧谗畏讥之作，但也有少数人对此诗故作曲解附会。张采田曰：“中言杜棕本非彼党钜子，如石小不能填海，衔芦未能破罍，纵使得见颜色，亦复于我何济？我本令狐门客，与其希此无益之求，何如竟向子直（令狐绹）告哀之为愈乎？”（《会笺》）如此说诗，真是厚诬古人，绝不可从。近人岑仲勉曰：“五六言仲郢不敌牛党”（《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乙·承讹》），

此类见解，亦嫌附会。

近人黄盛雄曰：“一只小小的禽鸟，为了它的理想（巴江暖），不畏苍鹰、弓矢的危害，竟然慷慨以赴，追求的精神令人佩服。如果作者心中没有这种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如何能对一只小禽有此感发？”（《李义山研究》第四章）说到这个问题，似乎得进一步分析一下李商隐的咏物诗。李商隐的咏物诗，不重直写物象，而重义兼比兴。即以本诗而言，题为“北禽”，实际上即以北禽自况，表示自己只是一只由北而南的小小禽鸟，遂由此而引发出许多抑郁和愤懑，还有那永不言懈的追求。李商隐的咏物诗，大体都是如此。苏轼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悟此，可与论李商隐的咏物诗。

北 青 萝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题解】 黄昏时候，独访高僧，落叶满山，寒云塞路，正彷徨苦闷之际，一阵磬音传来，当下顿悟。《楞严经》曰：“在人间直类微尘，何必拘于憎爱，徒苦此心。”本诗末联，当从此处悟出。

北青萝，在今河南济源县王屋山中。

【词释】 （一）残阳西入崦二句。崦，本指西没所入山，

在此乃泛指山。

(二) 独敲初夜磬二句。初夜，言夜色初临。上句指孤僧在初夜来临之际，独敲磬响。下句指作者自己正悠闲地倚着一枝藤，在领悟大千世界。

(三) 世界微尘里二句。“微尘”一词，在佛教的经典中出现得最多，明·朱棣集注之《金刚经集注》：“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注引陈雄曰：“华严经云：‘三千大千世界。’以无量因缘，乃成一切众生，岂外此而别有世界耶？悟者处此，迷者亦处此。悟者之心，清净心也，以此心处此世界，即清净世界。迷者之心，尘垢心也。以此心处此世界，即微尘世界。……诸微尘者，众生心上微尘也。”《金刚经》：“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妙法运华经》如来寿量品第十六：“譬如五百千万亿那由他（数量词，相当于今天的亿数）阿僧祇（华译为无央数，是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的意思）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为微尘，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乃下一尘，如是东行，尽是微尘。……可得思惟校计，知其数不？”本联之意是说，世界既如微尘，则所谓“爱”与“憎”，又算得是什么，还有什么可以执著的呢？

【语译】

残阳已没入西山，
我一步步走上北青萝。
去探访那简陋的僧舍，
在那里，住着一位高僧，
一位孤独的高僧。
到处是落叶飘零，
还有寒云弥漫，
也不知走过了多少梯阶，
高僧在何处？

令人煞费思量！
夜幕展开了大网，
群山一片岑寂，
初夜的清磬音，
蓦地自上方传来，
一声声，
一声声，
恍似唤起世人循声求妙悟。
闲倚藤杖，
我渴愿能睹空大千世界。
适前的埋怨，
当下的妙悟，
俗人心中的执著，
此刻反觉一无所用了。
这大千世界啊！
佛说三千大千世界直类微尘，
而我，
还谈不上是微尘中的微尘，
何须执著于“爱”？
又何必执著于“憎”？

【分析】 分析这一首诗，首先要解决的是五六两句的问题。有些释者认为全诗都是写作者自己，也有人认为后半乃描写孤僧。对于这两种说法，笔者均未便同意。如果说后半所写，乃属于孤僧，则衡之近体诗的作法，并无此种形式，而且解释亦有问题。传统的注释家，通常只是句自为释，而对于全诗的上文下理，绝不顾及。笔者则认为，本诗的重点，不过是在末联：“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除此以外，其他的问题，均属次要。访僧是否一定要见到僧，在本诗中，绝非重要问题，所以，第五句的“独敲初夜磬”，表示孤僧

并未外出，至于第六句，“闲倚一枝藤”，则应属作者，而非孤僧。理由是：近体诗中，如为律诗，则第五句通常承上，而第六句则必须启下，不如此，则第七句便显得孤立无援了。再说，如果五六两句均属孤僧，而七八二句又属于作者自己，那就完全有悖文理，不知所云了。在这里，笔者将第五句属之孤僧，表示对方并未外出，就已经够了。至于如何与孤僧相见，并非本诗所应叙述的问题。全诗仅八句，而写到第四句还在路上，这就可以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作者在本诗中，最主要的用意，乃在能有机会抒发他从佛经中所启示的世界等同微尘，何必拘于爱憎的这个哲理，至于是否能见到孤僧，绝不重要。如果把见僧一事当作重要问题的话，作者在诗中的表述手法，就不该是这样了。“独敲初夜磬”，只是表示孤僧并未外出，也就够了。如再加叙述，则七八两句之意，即无从生出，而本诗无此七八两句之意，乃大可不读了。

分析过全诗的结构以后，进一步，试图分析李商隐在他的诗歌中所透露出来的对于佛教所带给他的影响。

一个人，如果经常在现实生活中煎熬，煎熬得令身心皆疲的时候，向佛之心每会油然而生。在李商隐身边所发生的许多不幸之事，大都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这十年之间。三十三岁遭母丧；三十四岁，岳父王茂元去世，徐氏姐夫卒于浙东；三十六岁，骨肉之间，病患相继；三十八岁，赴桂州郑亚幕；三十九岁，离桂北归，郑亚远贬循州；四十岁，赴徐州卢弘止幕；四十二岁，卢弘止卒，商隐离徐幕，其年，妻王氏去世，同年，赴梓州柳仲郢幕。前后不过十年，亲人零落，知交逝世，这许多方面给他的打击，确实非常沉重。为了解脱身心俱疲的困境，“克意事佛”（《樊南乙集》序文）似乎是惟一可以稍抒心情困扰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克意事佛，只是表现于外的形式，实际上，李商隐早在年轻的时代，即已对佛教教义作过研究，因而“在早期的作品里，就

开始作这种与佛教有关的诗”（日人平野显照《唐代的文学与佛教》第五章）。《安平公诗》、《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等诗，都是他二十五岁或以前的作品，在上述作品中，就有许多与佛经教义有关的句子，可以为证。但严格说来，李商隐对于佛教，似乎也只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凭藉其传闻强记，不时在其诗作中，引入佛经用语，而本身与佛，似乎并无机缘。即以本诗而言，也不过是在末联，说世界类微尘，不应执著于爱憎。而此则为稍有慧心者均能说出的话。换言之，本诗共八句，前六句都不过是文学性的描写，末二句则运用佛教用语作为结束。严格说来，这也说不上是宏扬佛义之诗，仅属随意之作。

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

笑啼俱不敢，几是欲吞声。
遽遣离琴怨，都由半镜明。
应防啼与笑，微露浅深情。

代贵公主

芳条得意红，飘落忽西东。
分逐春风去，风回得故丛。
明朝金井露，始看忆春风。

【题解】 越公，指隋代之杨素，杨曾封为越国公。唐·孟棻《本事诗·情感第一》：“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

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贵之家，斯永绝矣。倘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当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照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题诗曰：‘照与人俱去，照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

商隐作此代嘲代答之诗，当然有所寄寓。人世间事，常有置身于“笑啼俱不敢”的情况出现，而如何妥善处理，则或为个人智慧的最大考验。读乐昌公主诗中“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二句，直欲令天下人同声一慨。

【词释】（一）应防啼与笑二句。此乃代越公房妓特别提醒乐昌公主之警句。言在此新旧二官同在的场合中，你的一啼一笑，都可以测知你对新旧二官的用情之浅深。笑得太爽朗，即表示你渴望重拾旧梦，而过去对新官的欢笑，乃全属虚伪；反过来，如果在此时放声啼哭，则旧官又必怀疑你与新官有难舍难分之意，而不免黯然神伤。因此，要特别留意到笑啼之间，不可逾分，以免惹起任何一方的猜忌。

（二）分逐春风去二句。故丛：犹言旧日的花丛。分，犹言命定。二句之意是说：我以为命中注定要追随春风而远去，想不到春风一个转向，我又有机会重回旧日的花丛。

（三）明朝金井露二句。金井，井边施有雕栏，亦并非镶以金。只因“金”字为阴平声，特别清脆，较之银井、玉井等词都来得好听，故诗人常用。李白《长相思》：“络纬秋

啼金井阑。”李贺《九月》：“鸦啼金井下疏桐。”二句之意是说：到明天早上看到井边露湿，方知对春风也有些回忆吧！

【语译】 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

这些日子来，
你欢笑也不敢，
啼哭又不能，
看来是忍气又吞声。
想不到在突然间，
琴中的幽怨都消失了，
原来是：
那半边铜镜重见光明。
公主呀！
你可要慎防啼与笑，
只因那会透露
你对新人与旧人的浅深情！

代贵公主

想当年，
我像花一般的美丽，
迸发着令人心醉的嫣红！
忽然一阵风来，
随风飘荡，
各散西东。
还以为我命定要逐春风远去，
想不到，
一阵回风，
我又能重回旧日的花丛。
到明朝，
当金井湿露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看到：

不
编
年
诗
李商隐诗译注

我应在感念
让我重返故丛的春风。

【分析】李商隐写过多首代赠代应之类的诗，如《代应二首》（沟水分流、昨夜双钩败）、《代赠》（杨柳路尽处）、《代魏官私赠》、《代元城吴令暗为答》、《代应》（本来银汉）、《代赠二首》（楼上黄昏、东南日出）、《代董秀才却扇》、《追代卢家人嘲堂内》以及本诗，共十二首。应该可以说，每一首这类的诗，都是有所托寓的。

本诗共有两首，首章是《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说是“嘲”，其实是关心。每个人的一生，总有可能遇上笑啼俱不敢的场面，这也正是乐昌公主口占诗中所说的“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

次章《代贵公主》，胡震亨《唐音戊签》题作“代公主答”，甚好，因此刻的公主早已不“贵”了。李商隐代公主答的是什么呢？这答诗的主要精神，是两不得罪，这也许正是李商隐的处世态度。说得好听一点是兼容并包，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两面不讨好。事实上，李商隐的一生，就正是如此。在晚唐那样的时代，外廷与内廷相争，牛党与李党相争，藩镇与朝廷相争，外夷与中国相争，以李商隐那样的人，只知道吟吟诗，写写四六文，而想要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立足，大概也只好像走网线一般的过日子了。细味次章，就可以看出李商隐的人生观，也正如越公房妓嘲乐昌公主一样，那就是“笑啼俱不敢，几欲是吞声”。做人到了这步田地，可悲亦复可怜。读李商隐的诗，几乎很少看到“笑”的场面，也就更值得人们一掬同情之泪了！

代 赠

杨柳路尽处，芙蓉湖上头。
虽同锦步障，独映钿箜篌。
鸳鸯可羡头俱白，飞去飞来烟雨秋。

【题解】 题为“代赠”，而又不具名姓，则读者只须会意即可，固不必穷根究底，事实上也无可穷究。历代注家，对此诗多所猜测，张采田谓此诗乃叹杨嗣复自潮贬湖州司马，故首句之“杨柳”与次句之“湖上”，语意双关。（详见《会笺》卷二）张氏说诗，最喜穿凿，不足与辨。其实，对此类诗歌，只能就字面着眼。诗中三四句说得很明白，即我虽然享受豪华生活，可惜，独映箜篌，无人相惜，表明诗中主角为一女子，她也许是豪门姬妾，不堪春闺寂寞，见杨柳芙蓉不免自悲，转而羡鸳鸯白头相伴，在烟雨中自在飞翔。

【词释】 （一）杨柳路尽处二句。若干注家以为此乃指女主角的居所，笔者以为不可拘泥。不妨把它当作眼前的自然景观，似更能激发出第三四句的感情。

（二）虽同锦步障二句。《晋书·石苞传》附石崇：“石崇财产丰积……与贵戚王恺、年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此句乃借用“锦步障”这个词语，来形容她所过的豪富生活。钿箜篌：钿，金华也，箜篌，乐器名。《风俗通义》卷六·空侯：“汉武帝赛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人侯调依坎坎之乐，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说‘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独坎侯耶’？斯论是也。”按：钿箜篌，即以金